

四、“主流红学”的傲慢与敷衍增强了我研究的勇气和信心

学术讨论本应是平等的，只能以理服人，不应以势压人。“存疑必须求真”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，也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。对《红楼梦》作者的存疑是几百年来历史问题。虽说上个世纪由胡适先生“考证”为曹雪芹，并得到一些领导人的原则认可，成为“主流红学”，但全国质疑声一直不断。这本来说是件好事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真理越辩越明。可是，“主流红学”居高临下，傲气十足，把全国各地出现的红学流派的讨论说成是“鼓噪一时”，是“为亲人争”、“为地方夺”，完全把严肃的学术讨论政治化，还说什么如果研究被否定，就给地方“蒙羞”，学术讨论，是与非，对与错，何差之有？

在这里赘上几句话。“主流红学”对古人也照样打压。拙作完成后，请刘桂江会长帮助看一下。刘会长很认真，在阅看第二部分时，他发现，文中提到的清朝、民国时期与红学研究相关的人物中，在“主流红学”编著的《红楼梦大辞典》中，其他人都找到了，唯独没有黄摩西的名字。是黄摩西没有其他人出名吗？完全相反。他在晚清时期文学界名声很大，尤其在小说方面，是著名的小说理论家，能为颇具影响的《小说林》撰写发刊词，也可想见。为什么《红楼梦大辞典》中没有黄摩西的条目，就是因为他说《红楼梦》“成于先朝遗老之手，非曹作”的论断，“主流红学”恨之入骨，又怎么收录他的名字呢？

“主流红学”听不得不同声音，不愿与人平等讨论，而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吓人。比如胡适先生妄下结论，把根本不存在的曹家四次接驾说成是曹雪芹著作《红楼梦》的“硬证”，一些人就狐假虎威，说什么没有四次接驾家庭背景的人就不可能写出《红楼梦》。对此，我与钱祖荣先生一起查阅《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和《康熙起居注》，其中对康熙六次南巡的时间、巡视地点、驻跸地点、接驾人员记得清清楚楚，根本谈不到曹家接驾。提到与曹家相关的只有两次：一是第三次南巡，康熙于四月初九日去江宁织造署，看望了乳母孙氏，并题赠“萱瑞堂”匾额；另外，第六次南巡，正月十三日，“御舟泊滕县新庄桥地方，江宁将军诸满、副都统鄂克逊、达尔华，京口将军侯马三奇、副都统蔡毓茂，江南江西总督邵穆布，安徽巡抚刘光美，江苏巡抚于准、提督江南学政魏学诚，江宁织造曹寅，苏州织造李煦，杭州织造孙文成，松江提督侯张文翼，狼山总兵刘含高，崇明总兵穆廷斌来朝。”这两次确实与曹家有点关系，但根本算不上“曹家接驾”，其他四次更与曹家无关了。而胡适先生说的曹家四次接驾，是根据顾颉刚从不知姓名的某私人著作《振奇堂丛书》“考得”，朝廷正史不考，却从作者姓名都不知道的私人著作中去挖，实在有悖于科学考证的原则。

另外，“主流红学”又用考无实据的“六证”“三证”将一些可能的作者排斥在外。六证中已有三证不攻自破，

剩下三证也毫无根据。如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写到的曲柄七凤黄金伞，说是始于乾隆十四年之后，但《清实录·世祖章皇帝实录》卷五十二，明明白白写着：皇贵妃、贵妃仪仗“黄缎绣七凤曲柄伞”，说明《红楼梦》写的曲柄七凤黄金伞在顺治时就用过了。第五十三回写到协理军机，“主流红学”把它同设立军机处混为一谈，认为乾隆时才有军机处，以前没有大臣协理军机，简直是在糊弄三岁小孩。《辞源》《辞海》都在军机词目中，列举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大臣颜竣协理皇帝决断军机的例子，不知要比清王朝早多少年。再有，第六十二回提到“时宪书”，“主流红学”说它是颁行于乾隆元年。其实，“时宪书”作为一本历书，由顺治皇帝颁行，开始叫“时宪历”。乾隆登基后，为避讳历字，把它叫“时宪书”，历书本来就是一本书，在此之前叫它时宪书也未尝不可。若说避讳，《红楼梦》根本不避讳历字，仅第一回就出现了多少个“历”字，恰恰说明《红楼梦》成书于乾隆朝之前。

“主流红学”抓住这些“证据”不放，无非是要将《红楼梦》的成书时间圈定在乾隆时期，好与北京西山的那个曹雪芹生活年代吻合，并排斥在此之前的人成为作者的可能性。但他们找的“证据”又太过草率了，他们基本都不是自己查找一手资料，而是靠“有学者证得”或某朋友证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讹传讹，最后都成了他们的“硬证”“铁证”。

“主流红学”的霸气让我看不惯，他们的敷衍又让我看不起。我参加冒著红楼的研究，就是被他们的傲慢与敷衍态度刺激，逐步增加了勇气和信心。我一直认为，探索《红楼梦》真正作者的任务是艰巨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我还是将以前写的一段文字拿来作为结语，再次表明我的态度。

学术研究既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，也需要百家争鸣的氛围。《红楼梦》作者的最终考定，既需要大胆探索的勇气，更要求求真务实的精神；既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努力，也要有广大红学爱好者的积极参与；既不可死守前人的定论，也不可离经叛道的妄想。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找到《红楼梦》的真正作者，还历史一个真实。不管是谁，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我写这篇小文章，只是讲讲本人参加冒著红楼研究的简单过程，不可能列举更多冒著红楼可能性的材料。另有拙作《浅议〈红楼梦〉的反清悼明倾向》《考证乎？索隐乎？》《冒辟疆的忧国忧民情怀》《刻骨铭心的二十年》《〈红楼梦〉中的如皋元素一瞥》《贾府四小姐与明末四公子》《诗中藏天机》《关于研究〈红楼梦〉作者问题的几点思考》《浅析〈红楼梦〉题记与结语传递的信息》《不懂如皋话，不解如皋情，有些注释欠妥当》以及一些章回的解读等，大部分在如皋红楼梦研究会出版的书籍和会刊中可以找到。若有朋友发现文中观点或资料有谬误之处，欢迎提出批评，有不同意见，欢迎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。

再读《芙蓉女儿诔》(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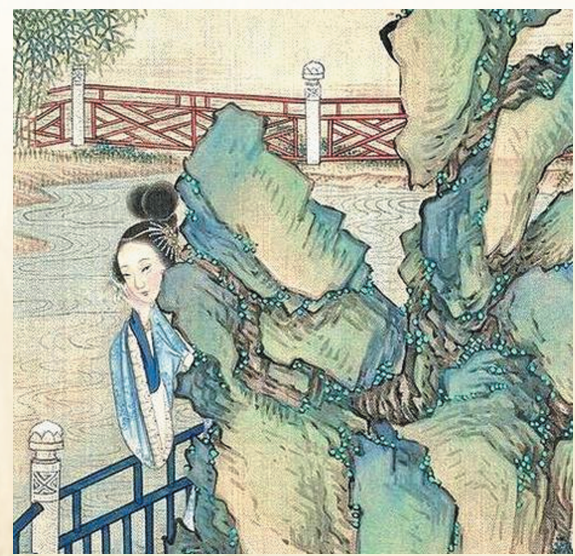
□丁建国

3.《小传》：“今年中秋后二日，周岁正十九，先生将为饰孔雀，传阿锡，各小星嘉礼焉。而先期一月，姬遂病，病一月遂死，先生哭之恸。”《石头记》七十七回：宝玉发了一晚上呆。及催他睡下，袭人等也都睡后，听着宝玉在枕上长吁短叹，复去翻来，直至三更以后，方渐渐的安顿了，略有鼾声。袭人方放心，也就朦朦胧胧睡着。没半盏茶时，只听宝玉叫“晴雯”。袭人忙睁开眼连声答应，问作什么。宝玉因要吃茶。袭人忙下去向盆内蘸过手，从暖壶内倒了半盏茶来吃过。宝玉乃笑道：“我近来叫惯了他，却忘了是你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他一年来时你也曾睡梦中直叫我，半年后才醒了。我知道这晴雯人虽去了，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去的。”说着，大家又卧下。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次，至五更方睡去时，只见晴雯从外头走来，仍是往日形景，进来笑向宝玉道：“你们好生过罢，我从此就别过了。”说毕，翻身便走。宝玉忙叫时，又将袭人叫醒。袭人还只当他惯了口乱叫，却见宝玉哭了，说道：“晴雯死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！你就知道胡闹，被人听着什么意思。”宝玉道：“宝玉那里肯听，恨不得一时亮了就遣人去问信。……当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庙内上供，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尖之例，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住两日，至今未回，听得此信，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，因都向王夫人道：‘咱们府上到底是善人家。因太太好善，所以感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。虽说佛门轻易难入，也要知道佛法平等。我佛立愿，原是一切众生无论鸡犬皆要度他，无奈迷人醒。若果有善根能醒悟，即可以超脱轮回。所以经上现有虎狼蛇虫得道者就不少。如今这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无母，家乡又远，他们既经了这富贵，又想从小儿命苦入了这风流行次，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，所以苦海回头，出家修修来世，也是他们的高意。太太倒不要说了善念。’《石头记》七十八回：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石后，也不怎么样，只问他二人道：“自我去了，你袭人姐姐打发人瞧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？”这一个答道：“打发来妈妈瞧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回来说什么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，今日早起就闭了眼，住了口，世事不知，也出不得一声儿，只有倒气的分儿了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一夜叫的是谁？”小丫头道：“一夜叫的是娘。”宝玉拭泪道：“还叫谁？”小丫头道：“没有听见叫别人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糊涂，想必没有听真。”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，听宝玉如此说，便上来说：“真个他糊涂。”又向宝玉道：“不但我听得真切，我还亲自偷着看去的。”宝玉听说，忙问：“你怎么又亲自去看？”小丫头道：“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，待我们极好。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，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他，只亲去瞧瞧，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。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，打我们一顿，也是愿受的。所以我拼着挨一顿打，偷着下去瞧了一瞧。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，至死不变。他因想着那起俗人不可说话，所以只闭眼养神，见我去了便睁开眼，拉我的手问：‘宝玉那去了？’我告诉他实情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‘不能见了。’我就说：‘姐姐何不等等他回来见一面，岂不两全心愿？’他就笑道：‘你们还不知道。我不是死，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，玉皇救命我去司主。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，宝玉须待未正三刻才到家，只少得一刻的工夫，不能见面。世上凡该死之人阎王勾取了去，是差些小鬼来捉人魂魄。若要迟延一时半刻，不过烧些纸钱浇些浆饭，那鬼只顾抢钱去了，该死的人就可多待些个工夫。我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召请，岂可捱得时刻！’我听了这话，竟不大信，及进来到房里留神

看时辰表时，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，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，说你来了。这时候都对合。”（注意黑体字，两回中时间对缝合榫。晴雯去世，正是中秋后第二日。）

4.《小传》：一日为余种白秋海棠，内人劝其多植数枝，姬忽太息曰：“前人种花，后人看花。今日知又为何人计耶？正复何须作此。”《石头记》七十七回：袭人细揣此话，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，竟不好再劝，因叹道：“天知道罢了。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，白哭一会子也无益。倒是养着精神，等老太太喜欢时，回明白后再要他是正理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你不必虚宽我的心。等到太太平了再睡势头去要时，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。他自幼上来娇生惯养，何尝受过一日委屈。连我知道他的性格，还时常冲撞了他。他这一下去，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。况又是一身重病，里头一肚子的闷气。他又没有亲爷热娘，只有一个醉泥鳅姑舅哥哥。他这一去，一时也不惯的，那里还等得几月。知道还能见他一面两面不能了！”说着又越发伤心起来。袭人笑道：“可是你‘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’。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得些的话，就说不吉利之谈，你如今好好的咒他，是该的了！他便比别人娇些，也不至这样起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不是我妄口咒他，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。”袭人忙问何兆。宝玉道：“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，竟无故死了半边，我就知有异事，果然应在他身上。”袭人听了，又笑起来，因说道：“我待不说，又撑不住，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。这样的话，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。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了？若你婆婆妈妈的，真也成了个呆子了。”宝玉叹道：“你们那里知道，不但草木，凡天下之物，皆是有情有理的，和人一样，得了知己，便极有灵验的。若用大题目比，就有孔子庙前之桧，坟前之蓍，诸葛祠前之柏，岳武穆坟前之松。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，千古不磨之物。世乱则萎，世治则荣，几千百年了，枯而复生者几次。这岂不是兆应？小题目比，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，端正楼之相思树，王昭君冢上之草，岂不也有灵验。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，故先就死了半边。”此回中“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”的比喻也指向吴扣扣，吴扣扣名濯兰也。

以上四处，一一相应。晴雯乃吴扣扣之化身，不必再疑。此外第一部分所叙吴扣扣之品格磊落、洁身自好，与冒辟疆相处时候的不卑不亢，也正是晴雯人格塑造之来源。



我参与探讨红楼梦作者是否是冒襄的缘起(下)

□吴希林



文明是城市之魂 诚信是立身之本